

## 作家论

质朴中见华彩  
——蔡国瑞散文的情感向度

冯宝新

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捕捉生活细节，以文化学者的视野提炼精神内涵，构建起兼具泥土芬芳与哲学高度的情感坐标系。蔡国瑞的这种情感特质可上溯传统散文大家的意境追求，并在当代语

境中发展出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性的独特风格，形成“质朴中见华彩、细微处显宏阔”的独特风格。

蔡国瑞系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第三届理事、山东省散文学会原副会长、烟台

了简单的风景描摹，转化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，抒发对家乡的热爱。

在《书生意气唱大风》《一方红印》等散文中，作家以胶东地区历史人物事迹为镜鉴，如王懿荣的民族气节、郑耀南的革命精神，通过“史笔文心”的书写，将个体命运与时代主题交织，唱出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。

红花，虽已凋谢，却在木纹中沉淀为民族记忆的印记。如今，老人们坐在树下聊天，年轻人跳起广场舞，古树从供奉神灵的场所变成了百姓日常生活的乐园。一棵五百岁的楸树，树皮上的沟壑记录着明清风雨、民国动荡，直到今天的盛世安宁。每到花开时节，花瓣开合间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。另一棵四人合抱的柏树，像一把天然的尺子，丈量着生命的长度。当年村民拒绝卖掉这棵树时，老人们围着树干说：“留着它，就像守住咱们的根。”如今树皮上的每一道褶皱，都刻着代代相传的

冷天气，她与群众共同坚守到活动结束；在身患重病时，仍坚持陪同考察蓬莱阁文物保护工作。这些细节将抽象的“悲悯”转化为对具体困境的主动干预，形成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的情感联结。

在人文观照的平等视角里，作家刻意对比了蔡副省长与其他官员的差异：当分管市长临时缺席时，她以“慈和平等的目光”化解下属的紧张；在车间调研时，她选择“不拘一格的开场”打破官僚程式；面对赠送的大衣，她坚持“大家都不穿，我怎么能穿”的朴素逻辑。这种持续性的平等姿态，消解了传统官民关系中的权力落差，将“人文观照”具象为日常交往中的尊重与共情。

本文体现了作家一贯的温情书写的叙事策略，采用“目光”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

## 细微处显宏阔

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，他的创作实践为地域文化书写提供了典范样本。著名作家张炜评价蔡国瑞的散文时说：“其文韵致格调独树一帜，地域色彩与人文情怀交织，成就了散文的格局与高度。”

蔡国瑞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中，许多纪实散文通过反映火热的的生活，讴歌改革开放弄潮儿的群像塑造，将个人奋斗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交织，形成“小人物与大时代”的情感共振。如《旌旗所向是高峰》一文，再现市农科院一代代领导人接力传承，勇攀高峰，再创辉煌的奋斗历程。

守护之心。

在这篇绿色宣言中，古树不仅是生态存在，更是淬炼生命哲思的熔炉。作家通过“树脉”与“文脉”的“焊接”，揭示出真正的生态文明觉醒，不在于技术层面的环境保护，而在于千年来草木与人共同书写的生存智慧。当现代人搂抱古柏时，触摸到的不仅是粗糙树皮，更是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年轮。

这种觉醒，恰如文末拒绝卖树的村民抉择——将古树留给子孙的朴素行动，实则是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基因传递给未来。

文：从初见蔡副省长时的“清澈明亮微含笑意”，到临终前“疲惫又真诚”的目光，形成情感递进。特别是通过“我”的视角，将蔡副省长的目光解读为“篝火般温暖”“火把般照亮”的精神符号。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，使抽象的官德品格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温度，实现了“用文字温暖更多人”的创作意图。

另外，这种温情书写本质上是对官僚体系异化的诗意抵抗。当作家质问“难道资源是你自己的吗”“个人好恶能代表宪法党章吗”时，蔡副省长的目光就成为照见官场积弊的精神明镜。散文中反复出现的“篝火”“火把”意象，暗示着这种人文情怀在体制丛林中的珍贵性与传播可能，最终使文本超越个人追忆，成为重构官民关系的文学宣言。

## 四

“思想情感再造环境”是文学创作中的核心美学理念，指作者通过主观情感与哲学思考对客观环境进行艺术化重构，使物理空间升华为承载精神意蕴的意象系统。这种创作方式，使物象成为情感的载体，在蔡国瑞的很多散文中得以诠释。

《翠绿闪亮的地方》一文以江西南丰桔乡为书写对象，通过“意象化情感表达”与“意境再造”的艺术手法，将自然景观、人文风貌与深层情感熔铸为一幅生态美学的画卷。

文中搭起多维建构的意象系统：文中以“翠绿”为核心意象贯穿全篇，赋予其多重象征意义。桔树的绿色既是自然生命的底色——“一棵树就是一块绿色的巨大翡翠”，也是经济富足的隐喻——“绿树中的一栋栋楼房就是一个村庄”。这种绿色从视觉蔓延至嗅觉（“缕缕果香”）、触觉（“绿波闪闪，凉风习习”），最终升华为心理感知（“心中似有绿波荡漾”），形成通感化的意象表达。

作家从四季更迭中构建起时空转换的动态

## 五

蔡国瑞担任烟台市散文学会会长十多年，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文化传承的集体使命，心有大爱，乐于奉献，殚精竭虑为烟台散文创作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作家把发现新人、培养新人、提携新人不断提升其思想艺术水平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2007年他创建烟台市散文学会以来，其应邀参加市内外各类大专院校、大讲堂、读书会、培训班和学术讲座等几十场次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创作中摸索出来的“真经”传授给广大文友、机关干部和莘莘学子。他还通过创办的纸质《烟台散文》和烟台散文微信公众号等多

意象：春日“桔花飘香”的嗅觉意象、夏日“绿波闪闪”的视觉意象、秋日“金果满枝”的味觉意象、冬日“千年乡雉”的文化意象，将物理时间转化为情感时间。尤其“桔海”的比喻——“绿浪翻涌，汪洋无边”，通过海浪与桔林的空间类比，实现了从地理景观到精神境界的跨越。

作家在自然意象描写中，又嵌入人文意象，穿插“农户楼房”“霓虹灯”“雉戏”等人文符号，形成生态与文明的对话。如“三层楼房”象征物质富足，经济账目的具象数据（“十八亩年入三十万”）与“没有空壳村”的宏观描述，构成“绿色经济”的抒情化表达。这种将政策成果转化转化为审美体验的手法，类似已故著名作家杨朔《雪花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投射，但更注重个体幸福感的微观呈现。

作品通过意象系统的精妙编织与意境层级的立体架构，完成了从“地方书写”到“精神原乡”的升华。其情感表达既延续了传统散文“托物言志”的传统，又融入现代性视野下的生态关怀。

种平台进行立体传播，激励和引导更多的文学追梦人加入文学创作的队伍中。

时代责任与情感书写的自觉担当，也是作家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质。他带领学会每年都组织一系列企业和乡村采风活动，把握新时代律动，将散文写作转化为记录时代变革的行动，许多作品既描绘美丽乡村图景，更挖掘乡土社会中的人文精神；主编《烟台历史文化丛书》时，他将地方志书写转化为情感认同的塑造，使历史记忆成为凝聚集体情怀的纽带，这种“以文证史”的创作自觉，让个人情感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。